



# 帮我成功一次

□王明学

李龙柱上班第一天，二楼住的黄老头闯进他的视野：此人个子不高，五官端正，眉毛又黑又粗，年纪并不大，住的是养老院里极少的单人间。

院长知道李龙柱到此打工属临时过渡，就优惠李龙柱只负责两个单人间的老人和打扫楼台卫生。

打扫卫生完全彻底也不过两个小时，侍候两个单间老人更“妥和”了，一个单间老人原来是政府部门里不大的官员，姓赵，赵老头平常极少来养老院，和儿子、老伴吵架赌气后才来住两三天，气消了，就被儿子或老伴接回家了。

黄老头就是另一个单间的主人。这个单间上二楼左拐就到了。



每天早上必须打扫一次房间卫生，这是院长给李龙柱再三强调的。

本来事情不多，劳动惯了的李龙柱总瞅准空，去敲黄老头的门，不知道是黄老头大咧咧惯了，还是屋里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，或者是因为李龙柱老实巴交样子特别相信，李龙柱敲门后，他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房门，眼里总露出感激的笑容，仿佛在说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
在他眼里，李龙柱身上有了莫名的冲动，于是卫生做得特别彻底，连地上的淡黄色瓷砖都用擦桌布抹得干干净净，桌子、椅子更是一尘不染。

一次李龙柱在床边的地上捡起一个蓝色封面的影集，摸出自己兜里的手帕擦干净封面。影集里他看到了一张照片，一个年轻男人，身边站着两个女人，一个女人高高瘦瘦的，颧骨很大，脸颊凹陷，仿佛放得进去鸡蛋，年纪可能五十岁左右；另外一个女人，年龄二十岁左右，高挑挑的个头，发髻像盛开的菊花，脸颊饱满，眼睛很大。三个人并排站着，两个女人高，中间男人低，像古城墙的凹面，低处的男人，笑得特别灿烂，眼神里盈满幸福。

他把影集放回原处，心头的问号更加强烈地冒出来：这三个人是一家人吗？真是一家人，黄老头为啥跑到养老院来住？没隔多久，他亲眼看到照片上那个大颧骨、凹脸颊女人。

那天黄老头癫痫病复发，从床上滚到地上，李龙柱和医务办公室卫生员小陈闻讯赶到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药片喂进他颤抖的牙齿缝里，大概过了十分钟，黄老头清醒过来了，唾沫淋漓的嘴巴极不自然地张着，眼泪大颗地往下滴。就在这时，那个颧骨大、凹脸颊的瘦女人进来了，一股好闻的香水味儿顿时充盈鼻孔，阳光从门口和窗口照进来，来人背向外，面孔很快地模糊一片，只留着个瘦长的身体剪影。

院长也跟着瘦女人进来。完全缓过神来的黄老头，斜躺在床背上，木痴痴的目光瞅着对面的人。瘦女人走向床边，李龙柱知趣让出了位置，院长也走到床的另一边。在那些琐碎的话语中，李龙柱似乎听到了瘦女人喊黄老头回家的话，心头更加起疑了。后来李龙柱在院长那里得到证实，瘦女人是黄老头的妻子。

以后李龙柱又见过瘦女人几次，女人没觉察到李龙柱对她的鄙视，或者她觉察了，装着不晓得，反而主动地讨好李龙柱，或者拿几个水果塞他手里，或者在地摊上买几件廉价衣服裤子给他。

李龙柱心想，拿了钱该干的活就得干好；你亲近我，讨好我，不外乎是想我对黄老头好嘛！——这还是有人心所为；只是你好手好脚的，为什么让你男人来养老院嘞？婚姻的海誓山盟——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终身不离不弃，难道就那么脆弱？轻易被践踏得一钱不值吗？

院长从李龙柱言谈举止中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盯着他年轻笑着说：“世上的事复杂得很，天天在一起不一定是爱，分开住不一定就没有情，比如黄老头……”李龙柱想，“你到巴心不得多几个像黄老头一样的人住在院里，多一个人多一份收入嘛！”



近段时间黄老头的癫痫没复发了，衣服也穿得整齐些。李龙柱问他，住在这里好些，还是住在家里安逸。他说：“各有各的好处。情感喜我住在家里，理智叫我住在这里。”

李龙柱不解地望着他：“理智支配情感，情感需要理智，理智和情感能分家吗？”李龙柱使劲地盯着他，仿佛要从他发白的脸颊上看出其受到药物的作用产生的神经错乱，正常人谁会说出如此费解的话吗？黄老头为啥来住养老院，太让人费解了。

他想，自己的堂哥要把没人照顾的父亲送到附近的养老院，被三亲六戚骂得狗血淋头，李龙柱没得文化的父亲跳起脚脚骂堂哥：“你妈当时生你的时候就应该一

屁股把你坐死，免得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活在世上害人。”当时，李龙柱坐在屋里听到外面父亲的骂声全身发抖，心里反复问着堂哥他害谁了？他把堂伯送养老院也是不得已，堂哥和堂嫂打工做粗活拖着两个娃儿过日子，能有多少时间照顾堂伯，堂伯住在养老院里一天三餐不愁，冷热和患病有人管，哪点不安逸吗？但是我不敢说，父亲听到这些话非把他撕碎不可。

老人照例翻看那本影集，李龙柱的眼光瞟着他捧着看的照片——还是那张两女一男的凹形图。李龙柱看着他欣赏的神情，感觉到无言的快乐，片刻黄老头合上影集，说：“感谢你每次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。”黄老头坐直腰板，让窗口的阳光落在他再次翻开的影集上，他得意幸福地说：“这是我涅槃再生的纪念……那年真多亏真妮和她妈。”

李龙柱挪动床边的凳子，照片看得更真切了。照片上和两个女人在一起的男人——是眼前的他。联想起父亲对堂哥送伯父到养老院的咒骂，怯怯地问：“你女儿和妻子忍心把你送到这里来？”

“这里有什么不好？心安理得，吃穿和生病有人关照——有些人呀，总爱把自己旧习俗的体验强加在他人身上，作为世上的唯一——我住在这里就轻松快乐幸福。”

李龙柱迷惑地望着他，提出了心中的疑问：“没有亲情的缠绕，幸福得起来么？没至亲至爱人的呵护，哪里会幸福？对亲人不关照的义务，安家有什么作用？他们的良心何在？”

黄老头热情而慈祥地望着李龙柱，调侃诙谐地说：“小李师傅，你还没安家结婚吧，年轻如白纸写的鸿篇正论，反映的是世俗的点点滴滴——要说错也说不上，但未必就包含全部——我的经历特别，理解就不一样。”



李龙柱惊异地望着他，生出少有的激动，端起床头柜上的茶杯递给他，黄老头温温地喝了两口，然后面对李龙柱询问的眼神，不快不慢地讲开了。

黄老头叫黄生林，是企业的普通干部，文化不高，眼里夹不得沙子，习惯满腹牢骚，仕途艰难，五十多岁就被“内退”长休，他试着找点事情做，碰得头破血流不说，干了半年倒差“老板”的钱。败走“麦城”的他痛苦中发作了家族遗传的癫痫病，妻子和女儿不离不弃，照顾周到细致，他躺在床上想：我这一辈子没给妻子和女儿创造财富，也没给他们挣下什么，只是增添拖累和麻烦，几次想结束自己生命，但想到寻短会给亲人造成更大的压力和麻烦，就主动要求到养老院过日子。

开初妻子和女儿哪里会同意，斥责他给她们的脸上抹黑，叫她们无法做人。一次黄老头对妻子和女儿说：“我命孬，一辈子没成功一件事，希望同情和理解我，让我成功一次吧——心得到安慰和快乐，我求你们了，看在我们一家子亲人的情分上，帮我一把吧。”妻子和女儿见他哭诉，好久没缓过神来，弄懂他的用意后，骂他神经病，遭鬼摸了脑壳，如果要到养老院过日子，就脱离夫妻和父女关系。

铁了心要到养老院过日子的黄老头，根本不惧威胁，不吃不喝不睡觉，整天木痴痴地坐在门边，头发如一蓬乱草，很快瘦了一圈。

五天以后，母女慌了，真怕闹出啥子事来，就一本正经地对黄老头说：“你要到养老院过日子，总得说出个理由，是我们对你孬了嘞，还是嫌住窄了，或者没陪到你耍？”

黄老头说：“就是因为你们对我太好了，我才不想拖累你们，才要到养老院。看到你们轻松快乐地生活比我吃什么穿什么要什么都高兴，希望你们体谅我的心——成全一次吧。如果说唯一的一次成功都没有，我这一辈子真枉到世上走了。”说着，黄老头艰难地爬起来，跪在地上要向母女俩磕头。母女俩抱住他三人哭成一团。这次母女俩终于答应了黄老头要求。临到养老院前，三人到小区的花园里照了那张合家欢。

听完黄老头的叙述，李龙柱似信非信，可不信又找不出理由来。凝视黄老头，他平静的神情里没有作秀。细细琢磨，他也没有在一个护工面前作秀的必要。李龙柱仿佛遭鞭子抽过一样痛，为什么痛，他却说不清楚。

太阳偏西的时候，黄老头的两个亲人背着胀鼓鼓的包来养老院看他了，年轻的脆声地叫爸爸，大颧骨的笑嘻嘻地喊老黄，两人一个牵着他的一只手往楼上走去，那亲热劲儿让好多人眼馋——幸福的一家人在哪里都幸福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李龙柱想起了堂哥送大伯到养老院遭人咒骂的情景，尤其是父亲那咬牙切齿的凶相，顿时心头酸溜溜的，眼角涌出泪水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“兵妈妈”的守望

□向墅平

近年来，母亲似乎已习惯了守望。晚饭后，她总是搬个小马扎，在屋后那棵大树下，朝着村口方向，一直坐到夜深。

我知道，她想那当兵的儿子——我的弟弟了。

弟弟高三毕业那年，毅然决定参军。弟弟离家前夕，母亲忙成一只陀螺——一会塞进包里一样东西，一会又拿出来；说部队要求严，不知让不让带。我们知道，她用这种神经兮兮的方式，诉说着思念和不舍。

她固执地塞进去几副亲手缝制的鞋垫，语重心长地看着弟弟：“到了部队好好训练给妈争气，这鞋垫就像妈的两只手，苦了累了别怕，有妈托着你呢。”我和大姐泣不成声，弟弟也双眼通红。只有母亲笑呵呵地，一遍遍叮嘱着。

弟弟遗传了母亲要强的性格，新兵拉练全连第三的喜讯传来，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原以为弟弟会在部队多历练几年，可当兵第二年，他就动了复员转业的想法。他来电说腰部拉伤总是隐隐作痛，不想小小年纪就留下病根。母亲在电话里有点着急：“国家培养你那么容易吗？刚有点本领了，就复原回来，妈觉得不甘心，父老乡亲也会笑话。男子汉吃点苦算啥。”可撂下电话，母亲就抹起眼泪。

自从弟弟当兵，母亲最爱看军事频道。她经常指指点点，从那一群群士兵里找她儿子。看到有人执行任务受伤，她的心也跟着揪一揪地。

有一年弟弟回来探亲，向我展示身上的伤痕，撸起裤腿，一道深红色波浪形伤疤格外明显。他说，一次极限训练的路上，穿越茂密的山林，不小心撞到尖锐的山石；当时为了完成挑战，没敢停下来；回来时发现裤子跟伤口粘在一起。脱下军鞋，他指着大脚趾上只剩下的半块指甲，那是一次野外执行紧急任务，一路奔袭，在雨后泥泞坎坷的山路上，活生生把指甲跑掉了。他摊开手掌，掀开衣服，说：“伤了又好，好了又伤，都习惯了。”

我对弟弟肃然起敬：“你呀，已不再是那个不懂事的小屁孩了！”正说着，母亲拖着病腿走进来，弟弟来不及掩盖，正好被母亲撞见，原本以为母亲会心疼得不像样，可她只说了一句：“伤疤对军人来说，也是一种荣耀啊。”我知道，她总是假装坚强，弟弟走后，她没事就坐在大门口张望，祈望她心尖上的小儿子在手握钢枪的日子里，一定照顾好自己身体。

母亲是位普通的家庭妇女，可村里人，总是叫她“兵妈妈”。我家房后的那棵大树，被村里人亲切称作“望儿树”——母亲总坐在那树下，用无私的守望，为她参军的儿子，撑起一片辽阔而晴朗的后方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武陵中学）



## 病中的日子(外一首)

□廖凡

大片大片的烦恼  
纷纷扬扬  
落到头上  
化为白发

天空以各种姿态  
呈现  
人的眼睛  
极大或极小  
味道很难尝

八千年前的朋友  
纷至沓来  
以各种方式邀请  
加入他们的行列……

耕耘者

霜雪凝冻  
烈日焦烤  
额纹载岁月  
老茧印辛劳

血汗滴入土中  
地里长出一滴绿意  
一丝青香  
一颗金黄  
他们便  
相视而笑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